宋槧太平御覽

新宮圖書

和装本

1 3
403
141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五

羽族部二

鳳　鸑鷟　鵷鶵　鵔鸃

鳳

春秋演孔圖曰鳳火精

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爲鳳

禮運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況必切

又曰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

又曰四靈爲畜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又曰無水旱昆蟲之災凶飢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則鳳凰在郊藪其餘鳥獸夘胎皆可俯而窺也

左傳曰陳大夫卜妻敬仲妻占之曰吉鳳皇于飛和鳴鏘

八幡田中
403
141

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

又曰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司曆者也杜預注曰鳳知時故以名曆官

詩曰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於天鳳皇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又疏曰鳳皇一名鸑鷟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

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論語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又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爾雅曰鶠鳳其雌皇郭璞注瑞應鳥雞頭蛇頸燕頷龜背魚尾五彩色高六尺

大戴禮曰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爲之長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鳳來於林苑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上感皇天則鸞鳳至

春秋繁露曰恩及羽蟲則鳳皇翔

春秋運斗樞曰天樞得鳳皇翔

春秋合誠圖曰黃帝遊玄扈雒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皇銜圖置帝前再拜受圖

又曰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皇負圖授堯圖以赤玉爲柙長三尺廣八寸厚五寸黃玉檢白玉檢白玉繩封兩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璽五字

呂氏春秋曰帝嚳有聖德作樂六英乃令人奏之鳳皇鼓翼而舞

又曰黃帝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

又曰鸑雀爲鳷鵲鳳皇處則必弗得矣其所求者瓦孔之閒陳屋之翳蔚也

韓詩外傳曰黃帝即位施聖仁恩承天明命一道脩德唯

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皇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皇何如天老對曰夫鳳之象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鷰頷而雞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挾義足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來則喜游必擇所飢不妄下其鳴也雄曰節節雌曰足足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夫唯鳳爲能究萬物通天地象百物達乎道律五音成九德覽九州觀八極則有福備文武正下國嚴照四方人聖皆服故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就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垂黃紳戴黃冠□齋于中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梧樹食竹實沒身不去

尚書考靈曜曰通天文者明（明於天道也）審地理者昌（昌猶盛也盛於萬物）明者天之府也昌者地之財也明王治鳳皇下之

尚書中候曰黃帝將天氣休通五行期化鳳皇巢河閣讙於樹（注曰阿榮名宮中之御門曰閣鳳皇於榮屋徙而出讙鳴於朝廷之樹）

又曰堯即政七十年鳳皇止庭伯禹拜曰黃帝軒提象鳳皇巢阿閣

又曰帝舜云朕惟不乂百獸鳳晨（百獸率舞鳳皇司晨鳴也）

又曰周文王作豐一朝扶老至八十萬戶草居陋然歌即曰鳳皇下豐也

尚書帝命驗曰舜受終赤鳳來儀

尚書大傳曰舜好生惡殺鳳皇巢其樹

論語摘褒聖曰鳳有六像九苞一曰頭像天二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九苞一曰頭符命二曰眼合度三曰耳聰達四曰舌詘伸五曰色彩光六曰冠矩州七曰距銳鉤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郎都知我者唯黃持竹實來故予欲居九夷從鳳嬉宋均注曰緯五緯也度天度數也周當作朱采色好也戶所由出入陰陽出入亦閉戶善哉應天下興平也賀世慶賀於時也黃帝中通理者也鳳遇亂則潛居夷狄也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鳥獸則鳳皇翔

孝經鉤命決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則鳳皇巢

樂動聲儀曰鎮星不逆行鳳皇至

樂汁圖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皇至冠類雞頭鷰喙蛇頸龍形麟翼魚尾五彩不啄生蟲

帝王世紀曰黃帝服齋于中宮坐于玄扈洛上乃有大鳥雞頭鷰喙龜頸龍形麟翼魚尾其狀如鶴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阿閣其飲食也必自歌舞音如簫笙

又曰國安其主好文則鳳皇翔

史記曰四海之內咸戴舜功興九韶之樂而鳳皇翔天下明德自虞帝始

漢書曰昭帝始元三年鳳皇集東海遣使祠其處

又曰宣帝幸河東之明年春鳳皇集祋祤於所集處得玉寶廼下詔赦天下

又曰鳳皇集上林乃作鳳皇殿以答嘉瑞

又曰幸甘泉郊泰時改元曰五鳳論衡云宣帝時鳳皇五至

又曰本始元年鳳皇集膠東十四年鳳皇集魯群鳥從之
詔曰威鳳為寶鳳皇有威儀也神爵四年鳳皇十一集杜陵
又曰帝祠后土鸞鳳翱翔
又曰五鳳三年鸞鳳又集長樂宮東闕樹上飛下至地文
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之
東觀漢記曰光武生於濟陽先是鳳皇集濟陽故宮皆畫
鳳皇聖瑞始於此
又曰建武十七年鳳皇五高八九尺毛羽五采羣集潁川
郡群鳥從之蓋地數頃留十七日乃去章帝時鳳皇三十
九見
又曰安帝延光三年鳳皇集濟南臺丞霍穆舍樹上賜帛
各有差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鳳皇十三見明帝鑄銅鳳皇

高三丈餘置殿前
吳曆曰太元元年有鳥集苑中似鴈高足長尾毛羽五色
咸以為鳳皇改年為鳳皇元年
晉書曰荀勖自中書監遷守尚書令勖久在中書專管機
事及失之甚罔罔悵悵或有賀之者勖曰奪我鳳皇池諸
君賀我耶
晉陽秋曰升平四年鳳皇將九子見郎鄉之豐城冬復見
衆鳥從焉
宋書曰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
作彪子僧虔累十二博棊既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
珠為鳳皇僧達奪取於懷亦復不惜伯父弘稱其長者
又曰王僧虔子慈少與從弟儉共書謝鳳子超宗嘗候僧
虔仍往東齋詣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

乃荅曰慈書比大人猶雞之比鳳

又曰謝鳳子超宗有文辭盛得名譽選補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侯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罄之室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毛至闇待不得乃去

又曰元嘉十四年春鳳皇二見于都下衆鳥隨之改其地曰鳳皇里

又曰何承天爲著作佐郎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皇生九子妳母何言耶

齊書曰江夏王鋒年五歲性方整好學書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騏驎賜之曰以騏驎賞鳳尾矣

梁書曰武帝初平東昏入于閱武堂是日鳳皇見

又曰天監初鳳皇見建康縣桐夏里又集南蘭陵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永興三年九月鳳皇翔于東闕民因歌之曰鳳皇于飛其羽翼翼胡我聖后其齡萬億

陸翽鄴中記曰石季龍與皇后在觀上有詔書五色紙著鳳口中鳳既銜詔侍人放數百丈緋繩轆轤個轉鳳皇飛下鳳以木作之五色漆畫脚皆用金

又曰鳳陽門五層樓去地三十丈安金鳳皇二頭石虎將衰一頭飛入漳河會晴日見於水中一頭以鐵釘釘足今存

二石僞事曰石昆降說鄴中有鳳皇將九雛在延明門外

道西

後魏書曰彭城王勰與帝昇金墉顧見堂後桐竹曰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今桐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曰鳳皇應德而來豈桐竹能降帝曰朕亦望降之

唐書曰薛收從子元敬選部郎邁之子也亦有文學爲收之亞初大業末薛德音及收元敬俱有才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

又曰武德九年海州言鳳見于城上羣鳥數百隨之東北飛向蒼梧山

又曰太宗時莒州言鳳皇二見羣鳥隨之其聲若八音之奏

又曰太宗常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臣乃作威鳳賦以賜長孫無忌其辭曰有一威鳳憇翮朝陽晨遊紫霧夕飲元

霜資長風以舉翰戾天衢而遠翔

徐整正歷曰黃帝之時以鳳爲雞

莊子曰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爲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爲智曾子爲孝顏回爲仁子張爲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爲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爲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爲寶天又爲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纓仁右智左賢

文子曰主有積道德天與之地助之神鬼輔之則鳳皇翔其庭也

孫卿子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鳳在列樹

又曰鳳鳥啾啾其翼若竿其聲若簫有皇有鳳樂帝之心此聖不蔽福也

韓子曰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大山鳳皇蓑上作爲清角

淮南子曰鳳皇之翔至德必也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
湍瀨邅迴濛汜之渚當此之時鴻鵠蒼鶴莫不憚驚伏竄
注喙江介又況鷰雀之類乎昔者二皇鳳至於庭二皇宓羲神農
三代鳳至於門三代堯舜禹周室鳳至於澤德弥麤所至弥遠
德弥精所至弥近

抱朴子曰夫木行爲仁爲青鳳頭上青故曰戴仁也金行
爲義爲白鳳頸白故曰纓義也火行爲禮禮爲赤鳳背赤故
曰負禮也水行爲智爲黑鳳胷黑故曰向智也土行爲信
爲黃鳳足下黃故曰蹈信也古者太平之世鳳皇常居其
國而生乳焉

又曰夫麟鳳以形爲別夏后始食鳳卵而鳳去則鳳有種
明矣

又曰鸞鳳競粒於庭則受辱於雞鶩也

鶡冠子曰鳳火鳥鶉火之禽陽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
至

任子曰鳳爲羽族之美麟爲毛類之俊龜龍爲介蟲之長
楩楠爲衆材之最是物之貴也

山海經曰軒轅之丘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卵民食之

又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鳥首
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
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

楚辭曰鳧鴈皆唼夫粱藻兮鳳逾飄而高舉衆鳥皆有所
登棲兮鳳獨皇皇而無所集欲銜枚而亡言兮嘗被君之
渥洽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忘食

又曰鳳皇作鶉籠雖歙翼而不容

又曰獨不見鸞鳳之高翔大皇之野循四極而周回覽盛

德而後下

宋玉對曰鳳鳥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呼窈冥之中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

說文曰鳳神鳥也天老曰鳳像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穴見則天下安寧從鳥凡聲也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古鳳作鵬字鶠鳥也其雌皇一曰卽鳳皇也鳳者羽蟲之長也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之上藥有九色鳳腦次藥有蒙山白鳳之脯

白虎通曰鳳皇禽之長也上有明王太平乃來

西京雜記曰楊雄讀書有語之曰無爲自苦玄故難傳忽不見雄著太玄經夢吐白鳳皇集其頂上而滅

楊子法言曰鳳鳥蹌蹌匪堯之庭或問君子在位曰若鳳治則見亂則隱

太元經曰鸞鳳不遷甘於竹實騶虞不移於生物醜婦見明鏡爲害無所逃其陋

論衡瑞指篇曰鳳皇騏驎爲聖人來即是聖人之禽也按聖人遊於人朋麟鳳亦應與衆鳥同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

崔贛易林曰神鳥五色鳳皇爲主集於玉谷使君得所

又曰鳳有十子同巢共母懽以相保

又曰鳳生五雛長于南郭君子康寧身榮悅樂

括地圖曰孟虧人首鳥身其先爲虞氏馴百禽夏后之末世民始食卵孟虧去之鳳凰隨焉止于此山多竹長千仞鳳凰食竹實孟虧食木實去九疑萬八千里

十洲記曰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上多鳳麟數萬爲群仙家煑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之爲集絃膠或名連金泥能連弓弩斷弦連刀劍斷折

蔡邕琴操曰周成王時天下大治鳳皇來舞於庭成王乃援琴而歌曰鳳皇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

列仙傳曰簫史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簫作鳳聲鳳皇來至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一夜皆隨鳳皇飛去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昭王以青鳳之毛爲二裘一曰燠質二曰暄肌常以禦寒至厲王末猶寶此物及厲王流于彘人得而珍之人罪有陷大辟者以青鳳毛贖罪免死片毛則准千金

異苑曰東莞劉穆之字道民素居京口晉隆安中鳳皇集其庭相人韋藪謂之曰子必協贊大猷

李彤四部曰吊鳥山俗傳曰鳳死於上歲七月至九月群鳥常來集其上

鸑鷟

國語曰周之興鸑鷟鳴于岐山

説文曰鸑鷟鳳屬神鳥也

三輔決録注曰大史令蔡衡云毛色多紫者爲鸑鷟

左思吴都賦曰其竹檀欒蟬蜎玉潤碧鮮鸑鷟食其實鵷鶵擾其間

後漢書曰永平中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賈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鸑鷟鳳之

別名也周大夫內史過對周宣王曰周之興也鸑鷟鳴岐山事見國語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

唐書曰張鷟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色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爲鳳之佐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因以爲名字

鵷鶵

山海經曰南偶之山其鳥鵷鶵

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惠子恐代其相搜國中三日三夜莊子伏主人馬棧下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鵷鶵南海而飛之北海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仰而視之曰嚇子欲以梁國嚇我耶

鵕鸃

倉頡解詁曰鵕鸃神鳥飛音天漢以爲侍中冠雜字解詁曰鵕鸃似鳳凰

史記曰孝惠郎中皆冠鵕鸃

南越志曰曾城縣多鵕鸃鵕鸃山雞也利距善鬬光色鮮明五色炫燿○楚辭曰曳彗星之皓旰兮撫朱雀與鵕鸃朱雀鵕鸃神俊之鳥也動以神物自喻皆差鵕鸃飛能冲天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掩翡翠射鵕鸃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六

羽族部三

鸞　鶴　鴻　鵠　鵾雞

鸞

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爲鸞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官守以賢舉則鸞在野

春秋運斗樞曰天樞得則鸞鳥集

詩含神霧曰王者德化充塞照洞八冥則鸞臻

尚書中候曰昔者軒提象鸞鳥來儀

又曰周公歸政於成王太平制禮鸞鳥見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鸞鳥舞

謝承後漢書曰方儲字聖明幼喪父事母母終自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鸞鳥栖其上白兔遊其下

又曰靈帝建寧四年河南上言二鳳凰二鸞鳥集原縣
東觀漢記曰王阜爲重泉令鸞鳥止學宮闕阜使掾沙疊
爲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止縣庭留十餘日
乃去
北史後魏柳楷對蕭寶寅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且
謡言曰鸞産十子九子㲉一子不㲉關中亂武王有亂臣
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理當關中何所疑慮
山海經曰軒轅之國清沃之野鸞鳥自歌海內經云廣都之野鸞自歌
又曰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采以文名曰鸞鳥
見則天下安寧
說文曰鸞者神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頌聲
作則至
周書王會曰成王時氐羌獻鸞鳥

孫氏瑞應圖曰鸞鳥赤神之精鳳皇之佐鳴中五音肅肅
雍雍喜則鳴舞人君行步有容進退有度祭祀宰人咸有
敬讓禮節親踈有序則至一本曰心識鍾律律調則至鳴
舞以和之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之次藥有靈丘倉鸞之血
焦贛易林曰溫山松柏常茂不落鸞鳳以庇得其歡樂
括地圖曰羽民有羽飛不遠多鸞鳥食其卵去九疑四萬
三千里
抱朴子曰昆侖圖曰鸞鳥似鳳而白纓聞樂則蹈節而舞
至則國安樂
決録注曰辛繕字公文治春秋讖緯隱居華陰光武徵不
至有大鳥高五尺雞首鷰頷蛇頸魚尾五色備舉而多
青棲繕槐樹旬時不去弘農太守以聞詔問百僚咸以爲

鳳太史令蔡衡對曰凡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鳳多黃色者鵷雛多青者鸞多紫者鸑鷟多白者鵠今此鳥多青者乃鸞非鳳也上善其言三公聞之咸遜位避繕繕不起

車頻秦書曰符堅時關隴人安百姓豐樂民歌曰長安大街兩邊種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

崔駰七言詩曰鸞鳥高翔時來儀應治歸德合望規啄食楝實飲華池

范泰鸞鳥詩序曰罽賓王結罝峻祁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欲其鳴而不能致乃飾以金樊饗以珍羞對之逾戚三年不鳴夫人曰聞鳥見其類而後鳴可懸鏡以映之王從言鸞覩影感契慨焉悲鳴哀響中霄一奮而絕

鶴

韻集曰鶴喜鳴鳥

春秋說題辭曰鶴知夜半（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益喜而鳴）

易通卦驗曰立夏清風至而鶴鳴

周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左傳曰狄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毛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皐澤也言身隱而名著）○詩義疏曰鶴大如鵝長三尺脚青黑高三尺餘赤頰赤目喙長四寸多純白亦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高聞八九里唯老者乃聲下今吳人園中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雞鳴時亦鳴

漢書曰王莽常以鶴髓漬穀種學仙

後漢書曰鄭弘傳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為仙人取箭弘嘗採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

欲以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旦南風暮北風移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呼爲鄭公風也

晉書曰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

又曰吳隱之年十餘歲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常有雙鶴唳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鴈俱集

宋書曰齊高帝鎮淮陰爲宋明帝所疑被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仍命筆詠之曰八風舞遥翮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門志爲君苑中禽

梁書曰庾域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爲孝感所致

莊子曰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又曰老子謂孔子曰夫鶴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

列子曰詹何曰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弱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

墨子曰子禽問曰多言有益乎對曰蝦蟇日夜鳴口乾而人不聽之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

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猨爲鶴小人爲蟲爲沙

神異經曰西海之外有鶴國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經論跪拜壽三百歲人行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海鵠鵠遇郎吞之亦壽三百歲人在鶴腹中不死

琴操曰商陵牧子取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爲改娶妻聞中夜驚起倚戶悲嘯牧子聞之援琴鼓之云痛恩愛之永離歎別鶴以舒情故曰別鶴操

論衡曰藝增篇曰鶴鳴九折之澤聲聞於天此增益也按鶴鳴參天人則不聞鳴在于澤云何謂乎

八王故事曰陸機爲成都王所誅顧左右歎曰今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

陶侃別傳曰侃丁母艱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形鮮異知非常人遣看之但見雙鶴飛而沖天

世說曰劉尊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欣便取爲佐引見坐獨榻上與語劉尔日殊不稱庾少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能舞嘗向客稱之客至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能舞故稱云

又曰僧支道林好鶴時有遺其雙鶴者翅長欲飛林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能復起乃舒翼反顧視之如似懊喪意林公曰既有凌霄之資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翫乎養令翮成遂放飛去

述異記曰宋元嘉初鎮北將軍王仲德鎮彭城左右出獵遇一鶴將二子悉禽之歸以獻王王使養之其小者口爲人所裂遂不能飲食大者輒含粟哺之飲輒含水飲之先令其飽未嘗亡也王甚愛之令精加養視大者羽翮先成每翥沖天小者尚未能飛大者終不先去留飲飴之又於庭中騫躍教其飛颺六十餘日小者能飛乃與俱去

風土記曰鳴鶴戒露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滴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

淮南八公相鶴經曰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陽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百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定體尚潔故其色白聲聞天故頭赤食於水故其喙長軒於前故後指短棲於陸故足高而

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疎大喉以吐故脩頸以納新故
生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者木土之氣內養故
不表於外是以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
仙人之騏驥也鶴之上相瘦頭朱頂露眼黑精高鼻短喙
䶵(音啟丑切)頰䶵(音德宇切)耳長頸促身鷰膺鳳翼雀尾龜背鼈腹
軒前垂後高趾麤節洪髀纖指此相之備者也鳴則聞於
天飛則一舉千里鶴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產伏復七
年羽翮具復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舞應節復七年晝夜
十二時鳴聲中律復百六十年不食生物復大毛落茸毛
生雪白或純黑泥水不汚復百六十年雌雄相見目精不
轉而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鸞鳳同爲羣聖人在位則與
鳳凰翔於甸
穆天子傳曰至于巨蒐氏巨蒐之人乃獻白鶴之血以飲

天子
又曰天子飲於孟氏爰舞白鶴二八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女王伐楚與夫人及女會食蒸
魚王嘗半以與女女怨曰王食我殘魚辱我不忍久生乃
自殺闔閭痛之葬於郡西昌門鑿地爲女墳積土爲山文
石爲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
吳市中令萬民隨觀之遂使與鶴俱入羨門因塞之以送
死
漢武帝內傳曰宣帝卽位尊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
國皆立廟告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
東觀漢記曰章帝至岱宗柴望畢白鵠三十從西南來經
祠壇上
列仙傳曰王子喬見桓良曰待我緱氏山頭至期果乘白

鶴住山顛望之不得到

又曰簫史善吹簫能致白鶴

神仙傳曰介象死吳先帝思之以象所住屋爲廟時時往
祭之有白鶴來止

李尊太元眞人茅君內傳曰茅盈留句曲山告二弟曰吾
去有局任不復得數相往來父老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
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在一山頭佳雨灌旱稻陸田亦復
周妻子保堂室使我無所憂白鶴翔金穴何時復來遊

邴原別傳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能羅矣

永嘉郡記曰沐溪野青田中有雙白鶴年年生伏長大便
去只餘父母一雙在耳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

荆州記曰衡山有三峯極秀一峯名紫蓋峯清天明景輒
有一雙白鶴迴翔其上清響亮徹

焦贛易林曰白鶴銜珠

玉韜之神境記曰滎陽郡南百餘里有蘭巖有常雙鶴素
羽皦然日夕偶影翔集傳云昔夫婦俱隱此年數百歲化
成此鶴

臨海記曰郡西北有白鶴山周迴六十里高三百丈有泄
水懸注遥望如倒挂白鶴因以爲名古老相傳云此山昔
有晨飛鶴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雷門鼓鳴洛陽聞之孫
恩時斫此鼓見白鶴飛出高翔入雲此後鼓無復遠聲

古歌辭曰飛來白鶴從西北方十十五五羅列成行妻卒
被病不能相隨五里還顧六里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
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日摧頹

唐書曰天寶中華陰郡奏白鶴見于西嶽五福峯

又曰至德中肅宗降誕之辰有慶雲屬天白鶴飛舞於上

所居殿宇翱翔二十餘匝而去
戰國策曰莊辛謂楚襄王曰黃鶴生江海俯啄鰋鯉仰齧
菱藕奮其六翮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不知夫射者方將
弧矢治矰繳將加已於萬仞之上故晝遊江湖夕調鼎俎
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雞有
五德君猶瀹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鶴一舉
千里止君園池啄君稻粱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故
臣將去君黃鶴舉矣
離騷曰黃鶴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知天地之
圜方
述異傳曰荀瓌字叔瑋潛栖却粒嘗東遊憩江夏黃鶴樓
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賓也
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

騰空眇然煙滅
韓子曰師曠鼓新聲平公問師曠此何聲也曰清商公曰
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古之得聽
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公曰得試之乎師曠不得已援琴
一奏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集於廓門之危再奏而列三奏
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公大悅提觴起為師曠壽
其後大旱
孫氏瑞應圖曰玄鶴者知音樂之節至
又曰黃帝習崑崙以舞衆神玄鶴二八翔其右
伏候古今注曰鶴千歲則變蒼又千歲黑所謂玄鶴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昭王時塗脩國獻青鳳丹鶴各一雄
一雌以潭阜之粟餧之以溶溪之水飲之
左思吳都賦曰吉鶴鷲鶴

鴻

禮記曰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取其飛有行列舉於旗首以警衆）

又曰孟春之月鴻鴈來（鴻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也）季秋之月鴻鴈來賓（來賓言客止未去也）

左傳曰衞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勑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朝衣待命旰宴）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宿孫文子邑）

毛詩曰鴻鴈美宣王也（大曰鴻小曰鴈）

又曰鴻飛遵渚公歸無所

毛詩義疏曰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鴈又有小鴻大小如鳧色赤白今人直謂鴻也

周易漸曰初六鴻漸于干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威儀吉（鴻水鳥也漸進之義始於下而升故以鴻爲儀喻可貴也）

韓詩外傳曰齊使獻鴻渴使者於道飲鴻而失之使者至楚曰臣欲亡去爲兩使不通欲拔頸而死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楚王賢之以爲上客

史記陳涉歎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管子曰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二鴻飛過桓公歎曰仲父令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唯有羽翼之故是能通其意於天下乎寡人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也

魯連子曰展毋所爲魯君遺齊襄君鴻至黽浴鴻鴻失其裝在御者曰鴻毛物可使若一結給置鴻耶荅曰吾非不能買鴻是上隱君下蔽罪也

尸子曰虎豹才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鷇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賢者之生亦然

淮南子曰蜂房不容鴻卵
淮南萬畢術曰鴻毛之囊可以渡江盛鴻毛於縑囊可以渡江不溺也
揚子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新論微子操曰微子傷殷之將亡終不可奈何見鴻鵠高飛援琴作操其聲淸以淳
傅子曰鴻不學飛飛則沖天驥不學行行則千里二世脩驪山陵採玉者傾山採珠者蔽海
又曰丈夫重義如太山輕利如鴻毛可謂仁義也諺曰已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己非不當與是爭也
博物志曰鴻鵠壽千歲皆胎産也
晉書隱逸傳曰郭瑀燉煌人也張天錫使蓋公明徵之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絶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就徵
隋書曰盧思道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爲孤鴻賦以寄其情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疎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之病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弥望羣務旣屛魚鳥爲隣有離群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旣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淮南子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干賦曰南寓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鵷鸞已降罕見其儔而鍛翮牆陰偶影獨

豆麥喋粃粺雜鶩為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其多緒乃為之賦聊以自慰

鵠

史記曰齊王使淳于髠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以見楚王曰齊王使臣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渴出而飲之而飛去吾欲刺腹絞頸而絕恐人議吾君以鳥故令王自殺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得通故來受罪楚王曰善說苑曰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於齊其事同

宋書曰栢柴祖善彈為東海太守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左右曰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乃去

南史孝義傳曰謝昌寓陳郡人也為劉悛廣州參軍孝性甚至嘗養一鵠昌寓病二旬而鵠二旬不食昌寓亡而鵠遂飛去

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蓋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江海玉出崑山無足而至者猶主君好之士有足而至者猶主君好之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何患無士乎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何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乎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也新序曰晉文公遊西河舟人固桑對說苑曰趙簡子遊於河舟人古乘對凡書二語同

離騷曰綠鵠飾玉后帝是饗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緣烹鵠鳥之羹脩玉鼎以事

於湯湯賢之遂以爲相也

錄異記曰魏安釐王曰寡人得如鵲之飛視天下如莽也吳容有隱遊者聞之作木鵲而獻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姦民也召遊者加刑焉遊者曰臣聞大王之好飛也故敢獻鵲安知王之不知此也可謂知有用之用未寤無用之用矣乃取而騎之遂翩然而飛去莫知所之

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躭仕州爲治中少有棲仙之術嘗元會至曉不及朝列化爲白鵠至閤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帚擲之得一隻履躭乃驚還坐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騭爲廣州刺史意甚惡之使以狀列聞遂至誅滅

異苑曰太亨二年冬大寒南洲人見二白鵠語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

抱朴子曰千歲之鵠隨時而鳴能登於木色純白腦盡成骨

列仙傳曰陵陽子安死葬山下有黃鵠來栖其冢邊樹鳴聲呼安安

又曰魯陶門女者少寡養姑紡績爲產魯人欲求之女乃歌曰黃鵠早寡七年不雙宛頸獨宿不與衆同禽鳥尚然況於貞良魯人聞之遂不復求

楚辭曰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

伏候古今注曰漢惠五年七月黃鵠二集蕭池

漢書曰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

西京雜記曰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爲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蹌蹌金爲衣兮菊爲裳自顧薄德

愧爾嘉祥

廣志曰黃鵠出東海漢以共來集爲祥

魏武樂府曰黃鵠摩天極高飛後宫尚得烹煑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録曰揚州獻黃鵠雛五徙之于玄武池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

淮南子曰鳳凰曾遊禹㓘之上鴻鵠鶬鵠莫不憚驚

郭璞賦曰晨鵠天雞此鵠屬也

鵾雞

穆天子傳曰鵾雞飛八百里郭璞曰鵾雞即鵠屬也

管子曰凫鶩之舍鵾雞之通遠

楚辭曰鵾雞啁哳而悲鳴

張衡西京賦曰翔鶤仰而不逮薛綜曰鶤雞也鶤音昆

嵇康琴賦曰鵾雞遊絃千里別鶴

張華鷦鷯賦曰鵾雞竄於幽險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六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七

羽族部四

鴈 五色鴈 白鴈

雉 白雉 射雉

鴈

禮記曰孟春之月鴻鴈來季秋之月鴻鴈來賓季冬之月鴈北鄉

儀禮婚禮曰下達納采用鴈

又士相見曰大夫相見以鴈飾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鴈知時飛翔有別也飾之以布謂裁縫之其身也維謂繫聯其足

又聘禮曰私覿出如舒鴈威儀自然而有行列舒鴈鵝

左傳昭元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鴈也納采用鴈

金澤文庫

毛詩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

尚書舜典曰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孔傳曰大夫執鴈

爾雅曰鳧鴈醜其足蹼郭璞曰脚指間有幕蹼屬相著

春秋說題辭曰鴈之言鴈鴈起聖以招期知晚蚤故鴈南北以陽動也鴈鴈音聲見也聖王聞鴈鴈有音韓鴈爲時節鴈鳥隨日南以常動

春秋繁露曰凡贄大夫用鴈有類長者在民上必有先後鴈有行列故以爲贄

廣雅曰鴚鵝倉鴚鴈也

周書曰白露之日鴻鴈來鴻鴈不來遠人背畔小寒之日鴈北鄉鴈不北鄉民不懷至

史記曰蘇武在匈奴中昭帝遣使通和常惠夜見漢使使謂單于曰太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其言單于大驚乃使武還

漢書曰梁孝王於睢陽園中作鳧鴈池

又曰武帝太始三年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

後漢書曰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買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

北史曰齊斛律光從文襄出野見雙鴈飛來文襄使明月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

又曰尉遲迥之亂也隋將史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

三國典略曰徐思王壽陽人家本寒微以捕鴈爲業

晉史曰朱漢賓少時善射嘗因與同輩出獵指一飛鴈隨矢而落其鏃正中其臆臆上貫一金錢有篆文示其郡之

頑學皆無識者人甚異之由是人皆號之朱落鴈

莊子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問其故曰無所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出於山及邑舍故人家故人喜具酒肉令竪子殺鴈烹之竪子請曰其一鴈能鳴其一不能鳴奚殺主人公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而死先生何處焉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

淮南子曰夫鴈從風而飛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弋繳

山海經曰鴈門山鴈出其間在高柳北

家語曰孔子之衛衛公與孔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乃逝

賈誼書曰鄒穆公令食鳧鴈必以秕無敢以粟

説苑曰秦穆公得百里奚公孫支歸取鴈以賀曰吾得社稷之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

又曰齊晏子對景公曰君之鳧鴈食以菽粟

又曰大夫以鴈為贄鴈者有長幼之禮士以雉雉者取其不可狎服庶人以鶩鶩以其無他心也

白虎通曰贄用鴈者取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

揚雄方言曰自關而東謂鴈鳴鵝南楚之外謂之鵝或謂之倉鳴

博物志曰鴈食粟則翼重不能飛

會稽典錄曰虞國字季鴻少有孝行為日南太守常有雙鴈止宿廳事上每出行縣輒飛逐車卒官鴈遂哀鳴還至餘姚住墓前歷二年乃去

梁州記曰梁州縣界有鴈塞山傳云此山有大池水鴈棲集之因名曰鴈塞

盛弘之荊州記曰鴈塞北接梁州汝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雲飛風翥望崖迴翼唯一處爲下翔鴈遂乘矯翼裁度故名鴈塞同於鴈門也

鄧德明南康記曰平固縣有覆笥山上有湖周迴十里有一石鴈浮出湖中每至秋天石鴈飛鳴如候時也

十三州記曰上虞縣有鴈爲民田春銜拔草根秋啄除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有刑無赦

荊州圖記曰沔陽縣西北有鴈浮山是山經所謂景山也高三十餘里周迴三百里脩巖邃亘擢幹干霄鴈南翔北歸徧經其上土人由茲改山名焉

五色鴈

漢書郊祀志宣帝於西河築世宗廟告祀有五色鴈集殿前

唐書曰貞元十年同州獻五色鴈

白鴈

左傳哀七曰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

新語曰梁君出獵見白鴈而欲自射之道上有驚鴈飛者梁王怒命以射此人其御公孫龍諫曰昔衛文公時大旱三年卜云必須人祀文公曰求雨者爲民也今殺之不仁吾自當之言未卒雨下今君重鴈殺人何異虎狼梁君引龍登車入郭呼萬歲曰善哉今日獵得善言

晉書載記曰建元初石季龍饗群臣于太武殿前有白鴈

百餘集于馬道南季龍命射之無所獲

雉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散爲雉

周禮春官大宗伯曰士執雉（鄭玄注曰取其守介不失節）

儀禮士相見曰士相見之贄各用雉（士贄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其倫也）

禮記曲禮下曰祭宗廟雉曰疏趾

又月令曰孟冬雉入水爲蜃○又曰季冬之月雉雊雞乳

左傳昭四曰郯子云丹鳥氏司閉五雉爲五工正（杜預注曰丹鳥鷩雉也立秋來立冬去入水爲蜃五雉雉有五種也）

又曰叔孫豹奔齊齊庚宗婦人獻以雉問其姓曰弓子長矣能捧雉而從我矣

毛詩邶柏舟曰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政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貽伊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又曰有瀰濟盈有鷕雉鳴（鷕雌雉聲）

又曰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又節小弁曰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又甫田車舝曰瞻彼中林有集惟鷮

毛詩義疏曰林慮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

周易鼎卦九三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又旅卦六五曰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又曰離爲雉

尚書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華虫鷩雉也五色故謂華也）○又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論語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拱之三嗅而作

爾雅曰鷸諸雉今雉鵻雉青質五色鷮雉長尾走且鳴鳪雉黃色鳴自呼鷩
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赤頂綠色鮮明秩秩海雉如雉而黑出海中山鸐山雉尾長者也
翰雉鵫雉今白鵫江東呼白翰亦名白雉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
曰翬翬亦雉屬言其毛色光鮮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即鷂
雉也南方曰𠷎東方曰鶅音緇衣之緇北方曰鵗音希西方曰鷷說四
方雉之名也音所旬切雉之暮子為鷚晚生者也今呼少雞為鷚
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問諸祖己
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為用也遠方
將有來朝者乎武丁思先王之道編髮重譯至者六國
周書曰立冬之日水始冰後五日雉入大水為蜃小暑後
十日雉始雊
史記曰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注曰其白質其實
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光若流星從東南集於

祠城則若雄雞如淳注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
漢書曰成帝鴻嘉二年有飛雉集于殿庭歷階升堂而雊
東觀漢記曰魯恭字仲康為中牟令蛉螟不入中牟河南
尹袁安疑其不實遣仁恕掾肥親驗之恭隨親行阡陌坐
樹下雉過止其側旁有小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將
雛親嘿然有頃與恭訣曰本來考君界有無蟲耳今蟲不
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府掾
久留但擾賢者因還府以狀白安
魏志曰管輅至王弘直許有雄雉飛來登直內柱頭大不
安令輅作卦輅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期果為渤海太守
晉咸寧起居注曰太醫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於殿
前燒之
晉書曰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聞雉雊張華曰此必蛇化

也開視之雉側有蚰蜒焉
又曰涼武昭王暠卒子歆嗣立春有雙雉飛出宮內
北史曰後魏裴安祖開居養志不出城邑會天熱舍於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憘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三國典略曰齊高緯如晉陽穆后將從辭胡太后于北宮有雉集于御牀有司獲之不敢以聞
又曰梁臨賀王正德其妹長樂公主太子家令謝禧之妻也姿容國色悅而報之生子二人乃燒主第投婢於火唱言主死黃門郎張準有一雉媒正德見而奪之準於重雲殿法會所駡之曰張準雉媒非長樂公主何可略奪太子綱恐梁末聞遣武陵王紀急相解喻準駡乃止正德既出以雉還之
山海經曰小華之山其鳥多赤鷩可以禦火其山中多白雉
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畜於樊中
尹文子曰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焉何鳥也欺之曰鳳皇也路人曰我聞鳳皇今始見矣汝販之乎請買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方欲獻楚王經宿鳥死路人不遑惜其金唯恨不得獻王王聞之感其欲獻己召厚賜之過買鳥之金十倍
抱朴子曰雞有專栖之雄雉有擅澤之鷸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窠之討相役御亦猶是耳
廣雅曰野雞雉
洪範五行傳曰正月雷微動而雉雊雷通氣也

楚辭曰彭鏗斟雉帝何饗（鏗彭祖也好和滋味斟白雉羹以事堯堯美而饗食之）
列異傳曰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
猪牽以獻諸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媪常在地食
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插其首媪復曰彼二童名爲陳寶
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捨媪逐二童子童化爲雉飛
入乎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雌又化爲
石置之汧渭之閒至文公爲立祠名陳寶雄雌飛南集今
南陽雉縣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寶祠時有
赤光長十餘丈從雉縣來入陳祠中有聲如雄雉
揚雄琴清英曰雉朝飛操者衛女傅母所作也衛侯女嫁
於齊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當喪
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冢上
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雌雉曰女果爲雉耶言
未卒俱飛而起忽然不見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飛
琴操曰齊獨沐子年七十無妻出見飛雉雌雄相隨感之
撫琴而歌曰雉朝飛鳴相和雌雄群遊於山阿
蕭廣濟孝子傳曰蕭芝忠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頭飲啄
宿止當上直送至岐路下直及門飛鳴車側
瑣語曰有鳥從飛西方來白質五色皆備集平公之庭相
見如讓公召叔嚮問之叔嚮曰吾聞師曠曰西方有白質
鳥五色皆備其名曰韋南方赤質五色備其名曰搖其來
爲吾君占其祥先至矣
博物志曰翟雉長尾雨雪惜其毛栖高樹之上不敢下食往
往餓死
徐廣車服注曰天子金根車馬上插以翟毛皇后法駕乘
重翟羽蓋

崔豹古今注云有雉尾扇

宣驗記曰野火焚山林中有一雉入水漬羽飛以滅火往來疲乏不以爲苦

白雉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德流四表則白雉見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鳥獸故雉白首（妃房不偏故白雉應）

又曰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去京師三萬里王者祭祀不相踰宴食衣服有節則至

抱朴子曰白雉自有種南越尤多案地域圖今之九德則古之越裳也蓋白雉之所出周成王所以爲瑞者貴其所自來之遠明其德化所被廣非謂此爲奇

楚辭曰昭后成遊南土爰底（爰於也底至也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遊南至楚楚人沉之遂溺不返也）厥利惟何逢彼白雉（厥其也逢迎也言昭王南遊何利於楚中也爲越裳氏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親往逆也）

漢書曰平帝元始元年春越裳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詔使三公以薦宗廟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白雉十九見

魏志文紀曰延康元年四月饒安縣言白雉見

北史曰後魏南安王禎孝文時爲雍州刺史性忠謹其母疾篤憂毀異常遂有白雉遊其庭前帝聞其致感賜帛千疋以褒美之

三國典略曰渤海王高歡攻鄴時瑞物無歲不有令史焚連里木煮白雉而食之

射雉

左傳曰賈大夫（賈大夫大夫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爲妻御也之皐澤也）射雉而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魏書曰太祖才力絕人於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

江表傳曰孫權數射雉潘濬諫權權曰時時暫出耳不復如往日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爲害濬乃手自徹壞雉翳權由是遂絕不復射雉

吳志曰孫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閒常晨出夜還唯此時捨書

宋書曰孝武帝常出射雉值雨侍中沈懷文諫曰非止千乘失容亦乃聖躬櫛沐

沈約宋書曰明帝與晉平王休祐於岩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留休祐射之語云不得雉勿歸因遣壽寂之等諸壯士追之日已欲闇與休祐相及逐拉殺之

又曰到撝與蕭道成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撝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

齊書曰武帝好射雉竟陵王子良啓諫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諫射雉武帝爲止久之永明末上將射雉子良復諫

又曰蕭景先轉中領軍車駕射雉郊外景先常甲仗從廉察左右

又曰蕭敏爲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辭訟者還於畋焉後張弩損腰而卒

又曰柳偉伯少負氣豪俠妙解射雉尤爲武帝所重

又曰張欣泰爲河東內史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閑放

又曰袁彖爲侍中形皃充肥異衆每從射雉郊野數人持扶乃能從步

又曰褚炫從宋明帝射雉帝至日中無所得甚羞召問侍

臣吾旦來如皐遂從空行可笑座者莫荅兹獨曰今節候
鏁適而雲霧尚凝故斯暈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猶豫
群情便可藏懽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
南史曰齊東昏侯在位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翳中帷
帳及步障皆袷以緑紅錦金銀鏤弩牙瑇瑁帖箭每出輒
以鷹犬隊主徐令孫媒翳隊主俞靈韻齊馬而走左右爭
逐之
又曰武帝親拜陵蔡興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
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
他辰
陳書曰新安王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好發冢出遊田野必
與偕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八

羽族部五

雞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雞
周禮春官上大宗伯曰工商執雞鄭玄曰取其守時而動也
禮記曲禮下曰祭宗廟之雞曰翰音
又月令曰季冬之月雉雊雞乳
又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
左傳宣下曰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廣雞鳴而駕
日中而說
又成下曰晉與楚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
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
又襄二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

又襄三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以於雞鬭勝而先鳴）

又襄五曰公膳日雙雞

又昭五曰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

又昭六曰季郈之雞鬭（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鬭雞）季氏芥其雞（以芥子播其羽）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

毛詩曰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

又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其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

又緇衣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蕭蕭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何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又雞鳴思賢妃也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尚書牧誓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論語曰子路遇丈人以杖荷蓧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又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爾雅曰雞大者蜀蜀子稚未成雞曰健絕有力奮雞三尺爲鶤棲於杙爲桀鑿垣而棲爲塒（郭璞注曰蜀雞也稚鶵子名也今江東呼雞少者爲健巨鶤古之名雞）

春秋說題辭曰雞爲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雞之爲言佳也佳而起爲人期莫寶也（善爲人制晏早之期）

春秋考異郵曰雞應旦鳴
詩記曆樞曰候及東次氣發雞泄三號冰始泮卒于丑以成歲及東及於寅也承丑之季故鷄之次氣也雞爲畜陽出丑之季向晨鳴雞得其氣感之而喜故鳴也
周書曰大寒之日雞始乳
易通卦驗曰萬民聞雞鳴皆翹首結帶正衣裳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乃設禮義稍誘之子路乃委質請爲弟子
又曰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遂發傳出
又曰越巫立越祀而以雞卜上信之
漢書曰徵昌邑王賀到濟陽求長鳴雞
又曰昌邑之立爲皇太子私置雞豚以食
又曰龔遂爲渤海太守使人家養五雞

又曰王奉先好鬬雞宣帝微時數與奉先會後即位以其女爲婕妤立爲皇后奉先封侯
又曰方士曰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王褒往祀焉
范曄後漢書曰河南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嘗有他舍雞謬入垣內姑盜殺食之妻對不食而泣怪問之妻曰自傷居貧使食他肉姑竟棄之
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爲友二人春到京以暮秋爲期元伯具以九月十五日殺雞炊黍以待巨卿母謂元伯曰相去千里汝何信之審也言未畢而巨卿至相隨升堂再拜母極悅
九州春秋曰魏王入漢中討劉備不得進欲守復難意欲弃之乃發令云雞肋官屬不知主簿楊脩曰夫雞肋弃之

則可惜敵之無所得以比之漢中王欲去也白戒嚴王遂還○吳錄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長鳴短鳴雞羣臣以非禮欲不與孫權勑付使

江表傳曰南郡獻長鳴承露雞南越志曰雞冠四開如蓮花鳴清聲徹也

魏志曰馬韓國出細尾雞其尾皆五尺餘

郭頒魏晉世語曰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

王隱晉書曰鄒湛母病苦車及亡不欲車葬而貧無以得馬乃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舉棺至冢

晉書曰祖逖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因起舞

又曰桓玄既被殺安帝反正其餘擁衆假號皆平桓氏遂滅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及玄建國於楚衡陽屬焉自篡至敗凡八旬矣

晉中興書曰殷浩北伐江逌爲長史及丁零反叛浩令逌伐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腳皆繫火一時駈放羣雞駭散飛過塹集羌營皆燃因其驚亂縱兵擊之

晉書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愛野雉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

又載記曰符朗善知味會稽王道子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恒半露檢之驗焉

晉書武帝嘗幸琅邪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雞始鳴今呼爲雞鳴埭

南史曰齊鬱林王好鬭雞密買雞至數千價

又曰傅琰字季珪爲山陰令二野父爭雞琰問雞何食一云粟一云豆琰使破雞得粟罪言豆者

魏收後魏書曰崔光字長仁東清河鄃人也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曰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動之象雛而未大足腳弱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武帝覽之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逾重

又曰傅乾愛嗜雞肉葵菜食傅靈越乃爲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

北史曰宋世良爲清河太守發姦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良叱而詰之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

又曰齊彭城王浟爲滄州刺史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浟察知之守令畢集浟對衆曰食雞羹何不償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爲神明

三國典略曰齊長廣王湛即皇帝位於南宮大赦改元其日將赦庫令於殿門外建金雞宋孝王不識其義問於光祿大夫司馬膺之曰赦建金雞其義何也膺之曰按海中星占曰天雞星動當有赦由是帝王以雞爲候

唐書曰劉武周父匡徙家馬邑匡嘗與其妻趙氏夜坐庭中忽見一物狀如雄雞流光燭地飛入趙懷振衣無所見因而娠遂生武周爲人驍勇善騎射

莊子曰莊子謂惠子曰羊溝之雞(司馬彪注曰羊溝鬭雞處)三歲爲株(株魁帥也)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也(雞畏狸故)

又曰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司馬彪曰越雞小雞也魯雞大雞今蜀雞)

也

列子曰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可鬬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之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之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逃歸到關丹爲雞鳴遂得逃歸

尸子曰戰如鬬雞勝者先鳴

韓子曰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

淮南子曰雄雞夜啼庫兵動而戎馬驚

淮南萬畢術曰孤桃之象令雞夜鳴（取孤桃南北行枝長三尺折以爲象塗以三歲雄血夜居棲下）

戰國策曰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弊邑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栖也

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食其跖數千而後足

又曰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市丘魏邑肉汁曰洎）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蝺焉美無所可用（蝺者齲）

韓詩外傳曰田饒爲魯哀公曰夫雞戴頭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告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雞有五德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也以其所從來近也

神異經曰東方有人長七丈頭戴雞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名黃父又名食邪以鬼爲飯以霧爲漿也

西京雜記曰成帝時交阯越巂獻長鳴雞卽下漏驗之晷刻無差長鳴雞一鳴一食時不絕長距善鬬

崔豹古今注曰雞一名燭夜

列仙傳曰祝雞翁者雒陽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栖樹晝放散食欲取呼名卽至販雞及子得千萬錢輒置錢去

論衡曰傳書言淮南王得道畜皆仙犬吠天上雞鳴雲中

陳子要言弃晨雞犬俟鳳警亦猶弃當世之實才須故人之執政也

太元經曰雌雞晨鳴雄雞宛頸隨侯覽井河伯除川

風俗通曰呼雞朱朱俗說雞本朱公化而爲之今呼雞者朱朱也謹按說文解喌喌二口爲讙州其聲也讀若祝祝者誘致禽畜和順之意喌與朱音相似耳

又曰臘除夕以雄雞著門上以和陰陽按今人卒病皆殺雄雞傳其心病風者雞散治之東門雞頭治蠱信善也

異苑曰朱文繡與羅子鍾爲友俱仕於梁繡既死羅鍾哭之其夜俱亡梁南七里有雞山葬繡於其中北九里有雉澗埋鍾於其內繡神靈變爲雞鍾魂化爲雉清鳴哀響來往不絕故詩曰雞山別飛響雉澗和清音

荀悅申鑒曰覩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孺子之驅雞急則驚緩則滯馴而安之然入門

嵇康宅無吉凶論曰夫同栖之雞一欄之羊賓至而有死者豈異之哉

幽明錄曰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得一長鳴雞愛養甚至栖籠著窗閒雞遂作人語與宗談語極有言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言功大進

越絶書曰雞山勾踐以畜雞將伐吳以食死士也
吳越春秋曰婁門外雞陂墟者吳王牧雞處
西河記曰涼州罪人於市將刑忽有一白雄雞飛於人邊
請命引頸長鳴伏地向吏駈之去輒來刺史張義免其坐
王子年拾遺記曰太初二年月氏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
則俱鳴
又曰舍塗國去王都七萬里人善服鳥獸雞犬皆使能言
郭子橫洞冥記曰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絶飛四海
外朝往夕還
裴玄新言曰正朝縣官殺羊懸其頭於門又磔雞以副之
俗說以厭厲氣或以問河南任君任君曰是月土氣上升
草木萌動羊齧百草雞啄五穀故殺之以助生氣
崔寔四民月令曰十二月東門磔白雞頭可以合藥

本草經曰丹雞一名載丹
又曰烏雄雞主補中其血治踒折骨凡雞肉不食小兒令
生蚘蟲又令消髓
葛洪方曰五月七日深井深冢多有毒氣不可入也宜先
以雞毛試投井中直下無毒毛迴四邊不可入也
師曠占曰長吏乘車出入行步道上有雞飛集車上者雄
遷雌去
雜五行書曰欲求婦取雄雞兩毛燒著酒中飲之所求必
得用戊子日此是天地合日必得三往不得女當死
龍魚河圖曰玄雞白頭食之病人雞有六指亦殺人雞有
五色殺人
焦贛易林旅之夬曰十雉百雛常與母俱抱雞捕虎誰者
為佑

又歸妹之無妄曰雞方啄粟爲狐所逐走不得息惶懼喘息

又歸妹之損曰爭雞失羊亡其金囊利得不長

又巽之遯曰三雞啄粟十雛從食飢鶵卒擊亡其兩叔

廣志曰雞有胡歸五指金骹反翅之種大者蜀小者荊白雞金骹者美舊并州所獻吳中送長鳴雞長倍於常雞永昌郡無雞

異物記曰伺潮雞潮水上則鳴

博物志神農本草經曰雞卵可以作虎魄法取茯苓雞鷇卵黃白渾雜者熟煑之及尚軟隨意刻作物形以苦酒漬數宿既堅內著粉中假者乃亂眞此世所恒用作無不成也

干寶搜神記曰安陽城南有亭宿者輙死書生明術數入亭宿端坐誦書夜半有人著皁衣赤幘來戶外呼亭主此亭主應曰然噫嗟而去須臾有赤衣問如前生問曰向黑衣者誰答曰北舍母猪赤幘者誰答曰西舍老雄雞也汝是誰答曰我是老蝎也明旦掘之得蝎大如琵琶身長四尺介及猪雞亭遂安靜

劉欣期交州記曰長鳴雞出日南

南州異物志曰狼盲之雞特稟異聲狼盲蟲名

白澤圖曰老雞能呼人姓名殺之則止

又曰雞有四距重翼者龍也殺之震死

夢書曰雞爲武吏有冠距也夢見雄雞憂武吏也衆雞入門吏所捕也羣鬬舍中驚兵怖也

論墓書曰養白雞令識其主聲形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任意用五色綵長五寸係雞頸將雞於名山放雞著山仰頭呪曰必存鳴晨雞心開悟

沈懷遠南越志曰雞冠四開如蓮花鳴聲清徹也

荊楚歲時記曰正月一日三元之日雞鳴而起先於庭中爆竹帖畫雞或斵鏤五彩及雞於戶上

風土記曰乃有雞子五薰練形（正旦皆會生吞雞子一个謂之練形又晨啖五辛以助五藏氣）

異錄曰合浦朱虛縣有山雞黒色樹栖

魏志曰平原太守劉邠印囊及山雞毛着器中使管輅筮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

異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儛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令人取大鏡著其前雞鑑形而儛不知止遂至死韋仲將爲之賦甚美

博物志曰山雞有美毛自愛其毛終日映水目眩則溺

臨海異物志曰山雞狀如人家雞安陽諸山中多此雞恃距好鬬當時以家雞置其處取即可得

南越志曰曾城縣多鵔鸃鵔鸃山雞也利距善鬬世以家雞鬬之可禽也光色鮮明五采炫燿

辛氏三秦記曰陳倉山在太白之西去長安八百里上有石雞與山雞各別趙髙使燒山山雞飛去石雞不去晨鳴山頭聲聞三十里或云是玉雞陳倉城上有神雞人取不得雄者王雌者霸穆公得雌故霸

山海經曰鷩雉一名山雞養之禳火雞浮所生

左思吳都賦曰山雞歸飛而來栖

顧愷湘中賦曰陽鸞山雞

陸機與弟書曰天淵池養山雞甚可嬉

周書曰成王時蜀人獻文翰者若皐雞（鳥有文采者皐雞似鳧冀州謂之澤）

特

爾雅曰翰天雞也郭璞曰翰雞赤羽見周書

說文曰翰天雞也一名晨風

玄中記曰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鳴

臨海異物志曰杉雞黃冠青綬常在杉樹下頭上有長黃毛頭及頰正青如垂綬

南越志曰新夷縣烏多杉雞

尹子曰揚州之雞裸無毛

南越志曰高興縣多客雞如家雞五采至則年穰

孫綽望海賦曰石雞清響以應潮𥩟軀輕近以遠潔石雞形似家雞而灰色在海中山上每潮水將至輒鳴相應若家雞司晨也商人欲知水道往來以至此爲候也

周景式廬山記曰白水南行十餘里有雞山傍有大山竦立上有石雞冠距如生道士李鎮於此下住常寶玩之雞一旦忽摧毀鎮告人曰雞卒如此吾其終乎因與親知訣別後月餘果卒似知命云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九

羽族部六

鵝　鴨　鶩　鳧

鵝

禮記內則曰舒鴈翠（鄭玄注曰翠尾舒鴈鵝也肉不利人）

爾雅曰鵱鷜鵝（郭璞曰今之野鵝）舒鴈鵝（郭璞曰出如舒鴈今江東呼䳚音加）

廣雅曰鴐鵝野鵝也

吳志曰景帝有疾使巫視鬼欲試之乃殺一鵝埋之於苑中架屋施床几以婦人服物着上乃使巫視之若能說此家中婦形狀者加賞此巫視日竟晝夕無所道帝催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在墓上所以不即白疑是神鬼變化而作定無復改易不知何故景帝乃厚賜之

晉書曰永嘉中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焉一白一蒼白者不能飛蒼者飛去董養字仲道歎曰昔有周時盟會狄泉即此地也蒼胡白國象其可盡言乎

又曰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丈夫往東堂共射時庾悅爲司徒右長史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並貧躓營一遊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豈能以此堂見讓耶悅素豪徑前不荅時衆人並避唯毅留射如故悅廚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歡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荅及毅貴奏解悅都督將軍官深相挫辱悅不得志疽發背少日而卒

宋書曰胡藩爲高祖從事征廣固累月未拔忽有鳥如鵝蒼黑色飛入高祖帳裏衆皆駭愕藩起賀曰蒼黑色者胡虜戎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日攻城陷之

又曰孔靜居山陰宋武微時往候之靜時晝寢夢人語曰天子在門覺寤即遣人出看而帝適至靜虛己接待乃留帝宿夜設粥無鮭剎伏鵝卵令煮以爲食賊平以靜爲奮威將軍

又曰劉瑄初爲江夏王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王妃索煑肫帳下諮瑄瑄曰旦已煑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

齊書曰卞彬禽獸決錄曰云鵝性頑而傲蓋比潘敞也

又曰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高帝引江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文誥亦辨

南史曰何遠爲永康令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

昔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襖水酹巳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

三國典略曰庾信自建康遁歸江陵湘東王因賜妾徐氏妾與信弟掞私通掞欲求之無致言者信庭前有一蒼鵝乃繫書于鵝頸信視之乃掞啓遂題紙尾曰畜生乞汝

唐書曰元和十二年李愬襲蔡州兵至懸瓠城夜半雪甚城旁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

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以鵰鴈鵝爲旗幟

魯連子曰君鵝鴨有餘食士不足半菽

孟子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避兄離母處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爲其母殺是鵝與之食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肉也出而吐之趙岐曰鶂鶂鵝鳴聲也

戰國策曰管燕得罪於齊王謂左右曰子孰能與我赴諸侯乎左右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厭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臣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之以所重事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異苑曰傅承爲江夏守有一隻鵝失之三年忽引導得三十餘頭來向承家

秦記曰苻朗食鵝炙知黑白之處人不信旣而試之果然

世說曰會稽有孤居老姥養一鵝鳴喚淸長時王逸少爲太守就求市之未得逸少乃攜故親命駕其往觀之姥聞二千石當來即烹以待之逸少旣至殊喪往意歎息彌日

俗記曰京下劉光祿養好鵝劉後軍從京還鎮尋陽以一雙鵝爲後軍別純蒼色頸長四尺許頭似龍此一雙鵝可堪五萬自後不復見有此類

張鴻傳曰鴻爲暴容見黃門初刑鴻不熟頤下生黃鬚三根長寸餘乃遣出宮看鵝鴨

沈充鵝賦序曰先大夫俞潁川者殊精意於養鵝求得駿鵝頻於張猛虎亦多好者于時有綠眼黃喙折翼頳頭然經潁川之好者焦叔明以太康中得大蒼鵝從喙至足四尺有九寸體色豐麗鳴聲驚人三年而爲暴犬所害惜其不終故爲賦云

崔豹古今注曰大鵝似鴈而大頸長八尺善鬭好啖蛇

列異傳曰廬山左右常有野鵝數千爲羣長老傳言嘗有一狸食明日見狸奐於沙州之上如見縶縛

南越志曰化蒙縣祠山上有湖湖中有泉鵝如今野鵝弄吭山泉故號爲泉鵝

兩京記曰淨影寺沙門彗遠講經初在鄉養一鵝常隨遠聽經及遠入京留在寺晝夜鵝呼不止僧徒送入京至此寺大門放之自然知遠房便入馴狎每聞講鍾即入堂伏聽若聞汎說他事鳴翔而出如是六年忽哀叫庭宇不肯入堂二旬而遠卒寺內有遠碑亦述其事

嶺南異物志曰南道之酋豪多選鵝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爲被復縱橫納之其溫柔不下於挾纊也俗云鵝毛柔暖而性冷偏宜覆嬰兒而辟驚癇也

雲南記曰韋齊休使雲南屯城驛西牆外有大池斗門壍柳夾蔭池中鵝鴨甚衆

幽明錄曰晉義熙中羌主姚略壞洛陽陰溝取塼得一隻

雄鵝並金色交頸長鳴聲聞九皋

臨海記曰郡東南有白石山高三百餘丈望之如雪山上有湖古老相傳云金鵝之所集八桂所植下有溪金光煥然

又曰郡東有宴室山古老云越王時山上起望海館山下有湖湖中有金鵝飛魚

唐書曰貞觀二十年吐蕃遣其大臣祿東贊奉表曰聖天子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國並爲臣妾而高麗恃遠闕於臣禮天子自領百萬渡遼致討隳城陷陣指日凱旋奴纔聞陛下發駕少選之閒已聞歸國鴈飛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預子婿喜百常夷夫鵝猶鴈也故作金鵝奉獻其鵝黃金鑄成高七尺中可實酒三斛

淮南子曰魯般墨子以木爲鵝而飛三日集而不可使爲工也

唐書曰高祖義兵至河東隋將堯君素城守時圍甚急君素乃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

鴨

爾雅曰舒鳧鶩也（郭璞曰鴨也）

廣雅曰鳧鶩鴨也

魏氏春秋曰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姜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臨軍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劒之已書詔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景王因是謀廢帝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求鬪鴨群臣奏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闇之中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使者

吳志曰建昌侯孫慮於堂前作鬬鴨欄頗施小巧陸遜正
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爲慮郎毀之
陳書曰齊人渡江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我軍自覆舟
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對是時食盡調市人餽軍皆是麥
屑爲飯以荷葉裹而分給兵士皆困會文帝遣送米三千
石鴨千頭帝即炊米煮鴨誓申一戰將士及防身討粮數
𮎳人人裹飯媲以鴨肉帝命衆軍蓐食攻之齊軍大潰
三國典略曰高德琛正相齊未誅之前家有赤鴨羣行於
庭犬來逐遂成碎血
北史曰元善以高頴有宰相之具常言於上曰楊素麤疎
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頴
上初然之
唐書曰齊王祐太宗第五子好養鴨未反前忽有野狸入
籠中唆四十餘鴨皆斷其頭及敗同惡而誅者四十四人
抱朴子曰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殺虎血鴨血等合
和之初生草似胡麻者生取其實合之可以移形易見
西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移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
塗亦競識其家
傅子曰鴨足何以短雞足何以斷吾不知也何況問
天地乎
金樓子曰海鴨大如常鴨斑白文亦謂之交鳥
洞冥記曰武帝昇望月臺南端有三青鴨飛俄而下帝悅
之至夕鴨宿於臺端化爲三小童皆著青綺文襦各執鯨
文大錢五枚置帝几前
風俗通曰雞伏鴨卵雛成入水雞母隨岸呼之雛出而隨
母鴨雞異類能相隨也

博物志曰中諸藥毒已死者取生鴨斷頭以鴨項內病者口中得血三兩滴入喉中即蘇也

語林曰傳信貧母羸病恒驚悸信乃取雞鴨滅毛放承塵上行落地母轉恐怖

石崇金谷詩序曰吾有廬在河南金谷中去城十里有田十頃羊二百口雞猪鵝鴨之屬莫不畢備

尋陽記曰周訪與商人共入宮亭廟宿明起如廁見一白頭翁訪逐之化爲雄鴨還舡欲烹之商人爭看遂飛去

廣志曰野鴨雄者赤頭有距

蔡氏化清經曰水戰之鴨何必白纓烹俎之雞何必長鳴

新言曰譬猛虎浮水不如鳧鴨騏驎登木不如猿猴

太元經曰素嬰之鴨翰音之雞望視之兔白蹄之豕短喙之狗脩頸之馬君子之皃何獨異耶

吳地記曰鴨城者吳王築城以養鴨周數百里

竺法真登羅山疏曰山上有神湖湖中有白鴨

嶺南異物志曰廣州浛洭縣金池黃家有養鵝鴨池嘗於鴨糞中見麩金片遂多收掏之日得一兩緣此而致富其子孫皆爲使府劇職三世後池即無金黃氏力殫矣

鶩

說文曰鶩野鳧

春秋左傳曰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子尾怒

春秋繁露曰張湯問仲舒曰祠宗廟或以鶩當鳧可不對曰鶩非鳧鳧非鶩愚以爲不可○漢書王莽多事諸鬼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雞當鴈鶩

東觀漢記曰馬援與兄子嚴敦書云學龐伯高不就猶爲謹勅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

說苑曰鷙無他心故庶人以爲贄

崔寔政論曰今下僭其上尊卑無別如使雞鶩蛇頭龜身五色紛麗亦可貴於鳳乎

唐子曰吾嘗會賓設樂天忽雲興繼以大雨有羣鶩成列飛翔而過此偶爾何異玄鶴二八也

廣志曰鶩生百卵一日再生有露華鶩以秋冬生卵並出蜀晨鳧肥而耐寒宜爲臛

越地傳曰越人爲競渡有輕薄少年各尚其勇爲鶩沒之戲有至水底然後魚躍而出

鳧

毛詩曰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又曰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韓詩外傳曰趙倉唐傳魏文侯太子擊使於外問太子曰侯何好曰嗜晨鳧好北犬於是遣唐緤北犬奉晨鳧獻之侯曰擊愛我知我所嗜好

莊子曰鳧脛雖短續之則憂

風俗通曰王喬者河東人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履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

楚辭曰寧與騏驥抗軛將與雞鶩爭食乎寧卬卬若千里之駒將汎汎若水中之鳧

焦贛易林曰鳧舞鼓翼嘉樂堯德

李陵贈蘇武詩曰二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我當留斯館

子嘗歸故鄉

蘇武與李陵書曰乘雲附景不足以譬速晨鳧失羣不足以喻疾豈可因歸鴈以運粮託景風以餉軍哉

晉書張華傳曰人有得鳧鳥毛長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

後周書曰初賀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太祖不拜尋而自悔太祖亦有望焉後從太祖宴于昆明池時有雙鳧遊於池上太祖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太祖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太祖大悅自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

周書曰太祖車駕幸城南園臨水亭見雙鳧爭藻戲於池而引弓射之一發而疊貫從官歡呼拜賀□上命翰林繪工寫之縑素

南越志曰化蒙縣祠山上有池池中有松鳧如今野鳧棲息松間故俗謂松鳧

吳錄地理記曰石首魚至秋化爲寇鳧鳧頭中有石

冢墓記曰閶闔冢中有玉鳧

廣州先賢傳曰頓琦至孝母喪感慕哀聲不絕致飛鳧白鶴栖廬側見人輒去見琦而留

又曰丁密遭父艱致飛鳧一雙游廬旁小池見人則馴附如家所畜後遭母喪密歸至所居一宿故雙鳧復游戲池中

崔豹古今注曰鳧鴈常在海邊沙上食沙石皆消爛唯食海蛤不消隨其糞出以爲藥倍勝餘者

蔡叔鬬鳧賦曰冠綠葩以耀首綴素毛以點纓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

羽族部七

烏

春秋運斗樞曰搖光星散爲烏

左傳曰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又曰晉侯伐齊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烏烏得空營故樂也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毛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

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又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

爾雅曰鸒斯鵯鶋楚烏也又曰雅烏小而多聲腹下白

又曰烏鵲醜其掌縮飛縮腳腹下

又曰有燕白脰烏鸜山烏鸜似烏而小赤觜穴乳出西方

春秋運斗樞曰飛翔羽翮爲陽陽氣仁故烏反哺

春秋元命苞曰火流爲烏烏孝鳥陽精天意烏在日中從天以照孝也

尚書緯曰火者陽也烏有孝名武王卒大業故烏瑞臻

漢書曰成帝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栖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

又曰黃霸爲潁川太守遣吏有所伺察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言事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見霸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敢有所隱

後漢書馬援曰當吾在西黑浪泊閒詔書每到腹如湯火下潦上霧毒氣上蒸仰視烏鳶跕跕墮水中

謝承後漢書曰廣漢儒叔林爲東郡太守烏巢於廳事屋梁兔產於床下

司馬彪續漢書曰桓帝時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一年生九雛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

吳曆曰吳王爲神主表立廟蒼龍門時有烏巢朱雀門上

晉書載記曰慕容沖之亂有羣烏數萬翔鳴于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爲鬬羽不中年有甲兵入城之象

梁書曰高國有烏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畏人日出後然後散去

陳書曰司馬申短毛喜於後主使其廢錮又與施文慶李脱兒比周譖殺傅縡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申嘗晝寢於尚書下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爲譖賢之効也

北史曰西魏裴俠年七歲不能言後於洛城西見羣烏蔽

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甚異常童
又曰齊蕭放居喪以孝聞居廬門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
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前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
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伺之未嘗有闕
又曰齊世辯性怯武平末爲開府周師入鄴令辯以千餘
騎覘候出險口登高阜西望遥見羣烏飛起謂是西軍旗
幟卽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返顧
後周書曰宗懍遭母憂去職哭歐血兩旬之內絶而復蘇
者三每日有羣烏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
又曰皇甫遐字永賢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母亡廬於墓
側負土爲墳乃有鵶烏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
者
隋書曰煬帝起宮丹陽將遊于江左有烏鵲來巢幄帳駈

不能止
唐書曰武德中張志寛純孝丁母憂於墓側負土成墳有
烏巢於廬前樹上志寛哭臨烏輒悲鳴高祖聞之遣使弔
賜帛三十段表其門閭
又曰李義府召見太宗試令詠烏其末云上林多許樹不
借一枝栖帝曰吾將全樹借汝豈唯一枝
又曰貞元四年夏鄭汴二州烏群皆去分入田緒李納境
內銜木爲城高二三尺方十餘里緒納惡而命焚之信宿
如故烏口多流血
又曰柳仲郢爲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盜發先人墓棄官
歸華原除華州刺史不拜後以本官爲天平軍節度受節
鉞於華原別墅卒於鎮初仲郢自拜諫議後每遷官羣烏
大集於昇平里第庭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

集家人以爲候唯除天平烏不集
又曰長慶中濮州雷澤縣百姓張憲莊榆樹有烏巢因風墜二雛有鵲巢於東南樹引所墜二巢於其巢哺之
太公六韜曰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旦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餘胥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之烏卽白頭馬爲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韓子曰夫馴烏者斷其下翎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之畜臣亦然令臣不得全利夫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君焉得不復祿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皆死墮其羽翼

抱朴子曰石先生丹法取烏之未生毛羽者以眞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殺陰乾百日并擣服百日得壽五百歲
說苑曰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內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
楚辭曰羿焉畢日烏焉解羽
焦氏易林曰城上有烏自名破家
風俗通曰案明帝起居注上東巡泰山到滎陽有烏飛鳴乘輿上虎賁王吉射之中而祝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左掖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賜錢二百萬令亭壁悉畫

爲烏

又曰烏號弓者柘桑枝條暢茂烏登其上垂下着地烏適飛去從後撥殺取以爲弓因名曰烏號

說文曰烏孝烏也

異苑曰陽顏以純孝著聞後有群烏銜鼓集顏所居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爲顏至孝故慈烏來萃銜鼓之異故令鼙者遠聞即於鼓處立縣而名爲烏傷王莽改爲烏孝以章其行迹云

崔豹古今注曰烏一名鷽烏

述征記曰相風烏在靈臺上遇千里風則動

成公綏烏賦序曰有孝烏集余之廬乃喟然歎曰無仁惠之德祥禽曷爲而至哉夫烏爲瑞久矣以其反哺識養故爲吉烏是以周書神其流變詩人贍其所集國有道則見國無道則隱斯鳳烏之德何以加焉鵩惡烏而賈生懼之烏善禽而吾嘉焉懼惡而作歌嘉善而賦之不亦可乎

洞林曰寧遠參軍弘景則其姊適吳病四十餘年暫來歸在其家令吾卦之小過然病每欲動時輒有烏來鳴即便發作案卦中當時得獨踦猪畜之（江東名之爲獨足猪）後婦人如欲眠而見一丈夫衣服甚黑在戶前立遥呼婦人語其來前不肯言有所畏遂泣而去病如小間吾與甥侯共論此事曰烏日之禽猪月畜水火相忌自然之數故取玄陰之伏物用消太陽之飛精日中三脚故以獨足者當之

南越記曰烏賊魚常自浮水上烏見以爲死便啄之乃卷取烏故謂烏賊魚今匹烏化爲之魚

地理志曰孤山正在江中有烏飛入舡人以飯與之烏且

飛且咲

譙子法訓曰夫孝行之本替本而求末有得之者也如或得之君子不貴矣烏者猶有返哺之心況人而無孝心者乎

孝子傳曰李陶交趾人母終陶居于墓側躬自治墓不受鄰人助群烏銜塊助成墳

劉義慶世說曰徐干木年少時嘗夢烏從天下銜長斗織樹其庭前烏復上天銜織下樹凡三織賁烏大鳴作惡聲而去徐後果囗遂以惡終

春秋運斗樞曰維星得則日月光烏三足禮義循物類合

春秋元命苞曰日有三足烏者陽精其僂呼也（僂呼温潤生長之言）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二年三足烏集沛國三年代郡高柳烏子生三足大如雞色赤頭上有角長寸餘

後周書曰明帝三年秋七月景申順陽獻三足烏八月甲子群臣上表稱慶詔曰夫天不愛瑞地稱表瑞其不威鳳巢閣圖龍躍沼豈直日月珠連風雨玉燭是以鈞命決曰王者至孝則出元命苞曰人君至治所有虞舜蒸蒸來茲異祉周文翼翼翔此靈禽文考至德下覃遺仁愛被遠符千載降斯三足將使三方歸本九州翕定惟此大禮景福在民予安敢擁宗廟之善弗宣大惠可大赦天下文武官並遣進三級

隋書曰大業四年蜀郡獲三足烏張掖獲玄狐各一

唐書曰天授元年有進三足烏者天后以為周室嘉應睿宗時為皇嗣言曰烏前足偽也天后不悅須臾一足墮地果如其言

又曰寶應元年秋七月己卯京兆府萬年縣獲三足烏獻

之
淮南子曰日中有踆烏月有蟾蜍踆猶蹲也下行謂三足也
抱朴子曰青泠傳云熒惑火精生朱烏古今注所謂赤烏者朱烏也其所居高遠日中三足烏之精三足烏何以三足陽數奇也以是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參鋤苽三足萃其冠
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吾乃覩西王母皬然白首戴勝而穴處有三足烏爲之使
論衡曰儒者言日中有三足烏日火也烏入火中燋爛安得立然烏日氣也
張衡靈憲曰日陽精之宗積而成烏烏有三趾陽之類數奇
括地圖曰崑崙之弱水中非乘龍不得至有三足神烏爲西王母取食
孫氏瑞應圖曰三足烏生王者慈著天地則至
晉諸公賛曰世祖時西域獻三足烏遂累有赤烏來集此昌陵後縣案昌字重日烏者日中之烏有託體陽精應期曜質以顯至德者也
尚書中候曰周太子發渡孟津有火自天止於王屋爲赤烏
又曰有火自上復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
瑞應圖曰赤烏武王時銜穀來至屋上兵不血刃而殷服
一本曰王者不貪天下而重民命則至
墨子曰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伐殷河出圖地出乘黃天錫武王黃烏之旗
帝王世紀曰豐公家于沛之豐邑中陽里其妻夢赤烏若

龍戲已而生孰嘉是爲公卿太上皇
吳志曰赤烏元年八月武昌言赤烏見集於殿前朕所親
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冝以赤烏
又曰孫休永安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烏見
常璩華陽國志曰僰道縣孝子吳順養母赤烏巢其門
孝子傳曰吳叔和犍爲人母沒負土成墳有赤烏巢門甘
露降戸
薛綜赤烏頌曰赫赫赤烏惟日之精朱羽丹質希代而生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鳥獸則白烏下
漢書曰孝昭元鳳三年有白烏數千下集泰山萊蕪山南
古今注曰成帝河平四年白烏集孝文廟殿下黑烏從之
和帝元興元年白烏一見廬江足皆赤
王隱晉書曰虞溥爲鄱陽內史親勵學業爲政嚴而不猛

寬裕簡素白烏集郡庭止于棗樹就執不動
宋起居注曰元嘉十三年戚羨縣民談含送白烏晧質潔
映有若輝璧爰稽瑞圖寔惟嘉祥
齊書曰高帝將有獻白烏帝問此何瑞范雲位卑最後荅
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
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
薛綜白烏頌曰粲焉白烏晧體如素宗廟致敬乃胥來顧
禮斗威儀曰江海不揚鴻波東海輸之蒼烏
又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南海輸以蒼烏
孫氏瑞應圖曰文王時見蒼烏王者孝悌則至一本曰賢
君帝王修行孝慈被於萬姓不好殺生則來
隋書曰高祖授禪之年三月辛巳高平獲赤雀太原獲蒼
烏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三十